

語絲

第五卷，第四一期

中國學術研究底成績

汪馥泉

——日本，一九二八年。——

閱日本史林雜誌第十四卷第二號（史林爲季刊，這一號今年四月出版，是最近的一期。）有去年的史學，考古學，地理學界一文，敘述日本去年（一九二八年。）這方面底研究底成績。史學界一部分，質上量上（在量上，本文共約七萬餘言，這一部分約占五萬言。）成績都居第一位。

史學界部分，保管原憲，肥後和男，安部健夫，藤直幹，松野遵崇，原弘二郎，猪谷文臣等執筆；考古學界部分，島田貞彥執筆；地理學界部分，岡本重彥，藤田文春執筆。

史學界部分，所涉頗廣，有史學一般，日本史，朝鮮史，東洋史（這一部分，係安

中國學術研究底成績

一

部氏執筆。），西洋史的五個部分。這里譯述的，是東洋史這一部分；因為內容實是學術研究底成績，所以寫了現在這麼的一個標題——譯述者誌。

東洋史學及支那學——一部爲『狩野博士還歷祝賀』，一部爲『高瀨博士還歷祝賀』而編纂的兩大部的支那學論叢底刊行，和不少于歷年的許多貴重的研究論文底發表，已足顯示一九二八年這方面的研究底興盛了。同時，那關於日本底東洋史學底成立（杉本直治郎作，載歷史與地理。），打算作系統的研究，這是很有意義而且可喜的事。說：應該看作現在所謂東洋史底母體的，是到明治初年還盛行所謂『十八史略』的支那史。這支那史的學風，和幕末以來輸入的西洋風史學相接觸，在新日本底史學界，產生了相背而馳的兩個傾向。一個是，要把新來的東西類化于舊來的支那史中；一個是，要把舊來的東西，應化于新來的西洋風史學中。重視客觀的史實的西洋風的支那通史，實由于後者底勝利而產生的。後來，日本學者都注意那安南，朝鮮等屬於支那文化圈的環周地方底歷史，同時，歷來的支那史，必然的地，轉移到以支那爲中心的東洋史的立場上來了。名實相稱，對於西洋史，創設那東洋史的科目（明治二十七年）的人，當然得推支那通史底著者那珂博士。但一般的地理解東洋

史底意義，這在明治三十一年桑原博士底中等東洋史出版以後。日本底東洋史學成立底由來，大略如此；但到成立時之間，有種種可注意的文化現象，隨伴着發生。試舉一實例：就鎔化于明治文化中的支那書及其他（石井研堂，明治文化研究。）來看，也是很有趣味的吧。現在日本這方面底研究底興盛，已在冒頭上講過了；歐美底支那學底現況（德國編）（石田幹之助，支那。）也狠是活潑潑。但論者，或試着對於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史底研究（田崎仁義，同誌。）（述者註：田崎氏已成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一書，六百四十頁，定價金七圓，內外出版株式會社發行。）的方法論的考察，指摘這研究是難事中之難事；但說擔當這重任的，應只是日本人。這，恐怕別的方面也是如此吧。因此，日本底東洋史學者，任務狠是重大。

支那史即中國史——對於支那底原史時代文明的研究熱，近來熱度更加高了。這題目中，最先成爲問題的，是中國之銅器時代（馬衡，民族。）果始於何時？歷來相傳，說冶金術始於虞、夏。但成爲這說頭底根據的兩種事實，即堯典與禹貢中有關於金屬的記載，及左傳中的禹鑄九鼎，前者在書籍底年代上，後者在這傳說底由來上，都已不足信，所以這說頭也不能成立。但現存的某種的銅器底文字，和周代底文字不同，却和出自殷虛的甲骨文相同。

(583)

而且這銅器底發掘處，据宋代底記錄，同爲殷虛。因此以爲，商代末季，已完全入于銅器時代，入期以來，約經過四五百年吧。原本五車一得（中島竦，史學。）中的一项『金三品』，禹貢所說的揚州底金三品，是金，銅，錫，荆州的是銀，黃金及鐵吧。馬氏上面那麼，解商周二代是中國底銅器時代；這時代底銅器面中發見得很多，似爲古代中國人很愛好的關於饗饗紋底原義（石田幹之助，考古學雜誌。）解釋驅邪厭勝的意思。但這文明底所有者，即關於殷人底分布及其徑路（小川琢治，史林。）他們由歐亞大陸底內部（即中亞）東遷，居住中國本部，終於循渭水而下，至洛水水源處，散布於河南一帶。對於上述的原史時代文明底研究，一面作遺物遺蹟底研究，同時須和古記錄底研究相並而行。高唱着這學問上的理想，一面碰到這不完全的前者底現狀，於是專從小學方面及文獻學方面努力進行的，是中國古代聚落丘陵南麓發生論（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古帝王之都的意義的虛或墟，根本義，在於丘。丘字，作兩人跪於地上形，是人民羣居的地點的意義。但中國古代底聚落，因爲對於敵人的自衛，對於水災的自警，對於獵場牧地的必要等，大多背負小阜而發生的。結果，丘字，由於實際的地形發生了。『阜』的第二義。到後來，這第二義，占了最大的勢力。又，丘字，古亦作塋。這怕是由於當時的聚落而指示的北方土阜的意思吧。先敘述了這論旨，再以

中國古代地名有關於丘陵的很多，又齊之營丘，燕之薊丘底丘陵底位置，文獻上，是接續於聚落底北方或西北方的，再以這些來作傍證。還有，這里所謂原史時代，便是指夏指殷，總之，是原始地方底原始時代『故事』，這有中國原始時代考（丹羽正義，同誌。）其次，在年代學的研究及與這關係很深的古代天文學研究的領域上，這得先舉關於周初底年代（新城新藏，支那學。）的研究。這，推重那劉歆推算那周初武王克殷之歲所採用的方法，並且蹈襲它。只因了訂正劉氏關於根本史料的重大的誤解，所以那歲次，比諸劉氏所得的結果，相差五十六年，該為公歷前一〇六六年（乙亥）。又對於自周初到共和元年（公歷前八四一年）的周魯王公，也加以考察；更對於緯書，逸周書，竹書紀年等，也下年代學的批判。又據著者說，關於殷，夏底年代，殷代約六百年，夏代約五百年，這以上便不能知道了。其次，關於書經堯典底四中星（橋本增吉，東洋學報。）底研究，關於堯典底作者於著作時，曾否親自觀測四季底中星的問題，主張：（A），四中星，不是在同時代於同時實測而定的，而是書桌上的製作；（B），四中星底故事，由陰陽的思想作成的。飯島忠夫說漏刻是上古已有，而且這是上古作天文底觀測時傳來的吧。他這推測，實是極沒根據的空想。飯島氏底天體觀測底時間，不管日底長短，於年中一定的所謂初昏（即今午後七時）行之這議論，也是毫無根據的

空論。這文，對於中國底漏刻使用底起源及時刻區分法底沿革等，作詳盡的考證。

下面，概括所謂歷史時代，先一看其中的政治史方面底成績吧。孔子與政教（赤池濃，斯文）一文，說治世尊孔，亂世排孔，中國底政治史宛如尊孔與排孔底爭鬥。又讚美孔子底依据自然之則以治人事，最後，比較那政治家的孔子，與和孔子立在對等的地位而代表霸道的管仲。再讀那研究尊孔——尤其是有着政治的意義的對於孔夫子的崇敬（服部宇之吉，同誌。）即歷代對於孔子的贈諡賜爵及釋祭釋奠底歷史，印象更可深刻了吧。在中國，治者和被治者底利害，極端相反。所以中國底一般庶民，歷來對於王朝底交迭，英雄底浮沉，沒有直接的交涉，只是極力避去做英雄底野心底犧牲。爲了這目的，產生了種種的手段。筆食壺漿迎王師致（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實是把孟子底一句話，看作上述的手段之一底表現。庶民有做庶民之策，君主有做君主之術。如「尚公主」，是歷來使鞏固自家底權力的君策之一。尚字解（池田四郎，次郎，東洋文化。）說不解作「配」，也不解作「奉」，解作「妻」。此外，關於一般政治，有從財政上來看的中國底政治（木村增太郎，東洋。）中國國民運動三十年史（長野朗，同誌。）等。關於官制，有左右尊卑考（那波利貞，歷史與地理。）關於中國帝制時代底官制（加藤鎌三郎，支那。）前者，對於歷代底官制，當有左右相對立的

官時，某時代左尊右卑，某時代（元）右尊左卑的事，發生疑問；研究在漢族，尊左尊右，到底哪一者是本來的習俗。據他底研究，說左右兩字，是由人底手產生的文字，所以左底甄別，也淵源於人底手的。從禮記內則上來看，中國古代，以右手為主，以左手為從。因此漢族本來的習俗，是尊右的。從漢武帝時起，變為尊左之風，這是受了秦人楚人底風俗底影響。後者，對於前清底官衙底制度名稱等的解說。其次，法制史方面。禮，法；律，刑，罰底意義及關係（東川德治，東洋文化。）在唐虞三代，以禮為治國底要件，以刑為輔；戰國時代，魏李悝，著法經六篇；從秦代改法為律之後，刑法典，便概稱為律；後來，發生了禮，律（刑法），法（行政法）的區別，禮的効力及範圍，漸漸縮小了。罰，作為五刑底酌量刑而科，又作為科不入於五刑的小罪的制裁。以贖刑及罰金，作附於刑法的；以罰律，作科即官吏底公務上的罪。但罰律，是後世的事。在中國底法律上，几乎一切犯罪，都由於親族關係底介入，而加減其刑罰。規定親族關係的，是喪服制即親等制。中日親等制底比較（牧野巽，民族。）（A），在中國，從儀禮，禮記的時代起，喪服制便被使用為親等制，在日本，儀制令底五等親制及喪葬令底服紀制，是分離的，於這外形的差異之外；（B），在六點上，指摘內容上的差異。此外，有以清律中現在有効力的部分，民律草案及中國民事習慣大全等

爲主要的材料，而詳細研究近代——尤其是現代的關於中國底家產分配的法規及慣習（西山榮久，東亞經濟研究。）的東西。在社會史方面，以平民底發展及政治底重要性衰滅爲特色的近代中國底文化生活（內藤湖南，支那。）內藤氏把它底內的素材，歸着於大衆性，復古的傾向，天然保存的意志，愛好古代物交通底便利這五個要素。由於交通機關底發達，家庭制度底崩壞及信用經濟底發展等，從各方面考察崩壞過程中的中國底基爾特（岡野一朗，同誌。）及各地現行的中國底徒弟制度（同人，同誌。）。還有研究古代的，有中國古代之共產制度（梨世衡，支那問題。）現代的，有北中國底紅槍會與百姓暴動（田中寒堂，東洋。）。在經濟史方面，有關於中國古代底土地制度（下田禮佐，歷史與地理。），說中國古記錄中的井田法，相當于英國底 Village Community 的制度，是在商以前的原始社會中自然地發達，後來和封建政治底發展共其盛衰的。就是到了周代，略達完全之域，至於戰國，便頽廢了。其次，秦漢以來七百年間，中國底社會，在性質上，必然的地構成了那發生豪富底兼併，貧富底懸隔的弊害的土地私有制度。想除去這弊害，由後魏底爲政家新計畫並施行的制度，是均田法。這和孫氏三民主義中之一的民生主義底最重要的內容地權平均與中國歷來的土地制度（吉田虎雄，東亞經濟研究。）相比較，如其地權平均最後的目的，果在於「耕者有其

田」，這和井田制乃至限田制，均田制底目的全相一致。明代底漕運，（清水泰次，史學雜誌），這從時代別來看，可分爲三類。（一）洪武初，永平是不必說，從北平到遼東的兵糧，專由海道運送。明代經營遼東，始於洪武四年，從次年的五年到八年，吳楨等掌握這海運；從八年到二十年，朱壽張赫二人掌之。（二），海運陸運並用的事，是明初以來早在實行的事；後來底更其着重，是因爲在永樂時代，國都移到了北平。陸運底實行，在黃河與衛河之間；實際的距離，約百七八十里。（三），河運，也已在永樂初年行之，至於罷海運陸運，專持河運，這是永樂十三年以後的事。這河運，起初是支運法，後來兌運法，最後變爲改兌法。据投獻考（同人，東亞經濟研究。）投獻便是田地底記獻的意思；在明代，大多對於那免除稅役的特權的功臣底田地行之。這在投獻者方面，在接受投獻的權力者方面，都有正不正的二類。明廷雖屢出禁令，可沒有遵奉的，因此，關於土地的制度，漸漸崩壞了。又關於清代流通的外國銀貨（西山榮久，支那。）這和在中國底通貨中，近年來數量已大減，在最近的將來，即將全然絕跡的關於清代流通的銅錢（同人，同誌。），作它底種類及計算法的簡賅的說明。北中國農民生活底經濟的考察（竹內之平，東亞經濟研究。），和時事問題的南京政府底關稅自主與裁厘加稅（吉田虎雄，同誌。），是對於問題的解說兼批判的東西。和通商

史有關係的方面，有中世蕃貨考（日柳彥九郎，同誌。）這以趙汝适底諸蕃志爲根據，又參考圖書集成等類書，並參證西洋專門學者底考證及解說，就宋代那從亞刺伯波斯印度及南海諸島，船載至南中國諸港的主要的外國貨物，作懇切的解說。在外交史方面，除以三國干涉後的東方政局底轉遷爲主題的中日俄外交底三十年（滿川龜太郎，東洋。）或極東外交史稿（中野英光，支那。）等之外，關係時事的很多，不遑枚舉。再來看歷史地理的研究，那關於秦代象郡底位置（佐伯義明，史學雜誌。）對於歷來的說這是漢以後日南郡的說頭，提出一個新說頭，說這在現在的廣西賓陽縣爲中心的地域。關於元代底開元路（和田清，東洋學報。）關於它底疆域，關於它底治所變遷底沿革。作了一番新考證。歷來據箭內池內兩博士底說頭，說這廣蔽全滿洲，和田清氏說，這是錯誤的是把開原宜撫司底疆域移過這邊來的結果；實在，大體上，只現在的鐵嶺，開原，昌圖一帶，這是它底疆域。關於路治底變遷，箭內博士說，創始以來，在農安，到世祖至元二十三，四年。移到現今的開原；池內博士說，最初置於三姓，到順帝至正二年，才移到現今的開原。和田清氏說，舊開元，從種種方面去看，應在現今的穆陵附近。而且這舊開元，在大德以前，已是單只遺趾的廢城，到至正年間，這地方不會有開元路治。又本篇，還附着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底地理的考證。在民國十

七年六月決行的國民黨政府底定都南京所遺下來的一個題目，北京及直隸省與關於北平及河北省底新舊各稱的史的考察（井上以智爲，歷史與地理。）或從史的背景，或從那名稱底傳統，或從那地域底沿革來看，證明這次的改稱是極其妥當的。宗教史的方面底研究，如何呢？先看與佛教有關係的，那佛教底東漸時代底研究（林屋次郎，現代佛教。），統佛教於漢武元狩二年從西域至中國的事，從文獻上來講，又從四周的環境來講，都是絕對不能否定的事實。佛教到中國後，到羅什開始譯經時爲止的黎明期的中國佛教哲學（佐藤純英，龍谷大學論叢。）；通過格義，心無義，本無義，卽色義，淺含義，緣會義及幻化義底內容批判，啓示那新入的佛教思想與中國歷來的思想底接觸。此外，有三階教底全佛教改造運動及其經濟思想（矢吹慶輝，佛教思想。）五台山底佛教（井上以智爲，歷史與地理。）等貴重的諸研究。其中仁壽舍利塔考（佐佐木功成，龍谷大學論叢。）是對於隋文帝仁壽元年二年四年前後三次的舍利塔建立事業的考察，說這成了使那受周武底法難的中國佛教，全國的地復興的動機，且成了使隋唐有全盛時代的有力的原因；研究全國百餘處底塔底分布，指出江北多，江南少，說這是因爲在周武廣佛的勢力所不及的南地，無需多建立的緣故。佛教興盛時代底產物，關於日本聖武天王宸翰雜集中所見的隋大業主淨土詩（闍下大慧，東洋學報。）不贊同

場帝作的舊說，說這是一代文宗的隋僧釋彥琮創作的禮讚，即「願往生禮讚偈。」日本僧邵元選錄的嵩山少林寺碑（常盤大定，同誌。），研究底結果，發見了雖屬旁系可適當於曹洞宗第十八世的息庵禪師，是嵩山祖庭大小禪寺底第十五代底住持的新事實。佛教外，有與祇教有關的三篇。把見於宋王謙唐語林卷六的，唐顏真卿底兒子顏頊底小字，是祇教底僧侶的意思的穆護，這新的關於祇教的一史料（桑原騫藏，史學雜誌。）介紹到學術界中這文，在顏真卿這種人也用這種外國名詞這一點上，認為這文化已成爲世界的唐代底特色。祇教雜考（神田喜一郎，同誌。）介紹了三種新史料：（一），從宋邵伯溫邵氏聞見前錄卷七底記事，以爲是兩個的宋東京城城北底祇廟及馬行街北舊封丘門外底祇廟，實是同一個祇廟；（二），從宋董道廣川書跋卷四底記事，那祈願祇神靈驗時，便畫了祇神神像去獻奉的一種風習，怕是老早老早就有的；（三），從明彭大翼纂著山堂肆考中的蜀公主幸祇廟的話，可以看到唐樂府牧護歌，於唐代盛行于蜀地的形迹。讀神田學士『祇教雜考』（石田幹之助，同誌。）這對神田氏那文底各方面，或讚同，或反對，有很多補說新釋；突厥事奉祇神的事實，是最可注意的。關於回教，有著者親見的北京城內的回教徒底消長（後藤朝太郎，東洋。）在信仰史方面，有古代中國龍蛇崇拜底民族的關係（井上芳郎，民族。）戰國時代的齊及其姓族的姜

姓底民族的信仰，星占學的地和龍蛇結合了。從思想上來觀察這龍蛇崇拜，這可以看到兩個傾向。(一)，於關於龍蛇的聖視外，同時有着對於作為水神的性狀的信仰，及作為治水神的信仰。(二)，單把作為治水者的地位，作崇拜底對象。關於禹及女媧的兩治水傳說，也可以由這龍蛇崇拜底民族的關係來解釋。關於龍底由來(出石誠彥，東洋學報。)由龍是水性及有昇天性這一點來看，提出現在叫作龍卷的自然現象，怕便是它底原形的說頭。關於學術史的，論語源流考(市村瓊次郎，史苑。)解釋論語底語義，說漢書藝文志說的『論纂故曰之論語』最為妥當；再研究這論纂底來歷。考察中論底比喻(亞爾倍爾脫·加斯台拉尼，斯文。)推賞著作徐幹，是儒學者以上的人物。宋文帝底四學(岡崎文夫，歷史與地理。)對於這四學並置的處置，雖有司馬光那些反對者，可這學界中底儒學，史學·文學·玄學底並存的關係，和當時的政治社會底王室與貴族底並存相通，在那時代，是毫不矛盾的處置。關於永樂大典的二三史料(神田喜一郎，同誌。)這是指嘉靖底重臣徐階底世經堂集中關係于大典底重錄事業的回奏，奏疏五通，我們精察這些史料，便可明白嘉靖四十一年度的那重錄事業，果在如何的準備下着手，在如何的規畫上實行。中國古代底教科書(芝野六助，教育論叢。)通俗中國辭書談(池田四郎次郎，東洋文化。)等，都是和學術史有關係的。其次思

想史方面，有儒教底『天』的思想（本田成之，宗教與藝術。）及孔子底敬天思想（青本晦藏，東洋文化。）說儒教是宗教的；此外，有關於天（大西堯觀，密宗學報。）中國底敬天思想與古聖賢底內省（林盛達，觀想。）儒教底太和保合思想（相良政雄，同誌。）及莊子底哲學（學半樓主人，同誌。）莊子考（前田利鎌，現代佛教。）儒道二教底比較研究（宇野哲人，支那。）等論文。研究時代思想乃至國民思想的，也不乏名篇。一個民族底正統思想，第一，須與人類底本性合致；第二，適應民族底環境。中國底正統思想（市村鑽次郎，斯文。），說儒教是正統，墨子法家及其他諸子百家都屬旁系；從漢武以儒教爲國教後二千年間，先是與佛教道教，後來與喇嘛教耶穌教等傍系的思想，儘在爭鬪着，直到現代，儒教還保持着它底位置。在文學史方面，京本通俗小說與清平山堂（長澤規矩也，東洋學報。）（馮泉按：這文，友人汪乃剛先生已譯出；據說東生先生也已譯出。）說這兩者與短篇四種，是由說話到小說的階梯，不論從形式上看，從內容上看，在小說史底研究上，是貴重的材料。

關於『三言』『二拍』（同人，斯文。）前者（『三言』）底材料，是京本通俗小說等那樣的話本，編纂者馮夢龍多少有點道德的見識，所曾加以取捨；後者，是凌濛初做做『三言』編的。還有對於明宣德刊本『嬌紅記』的感想（同人，同誌。），說這是由元曲到明代南曲的階梯。中國劇

底過去及現在（井上紅梅，東洋。）是譯注歐陽子倩氏底談二黃戲的（馥泉按：談二黃戲一文，載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中；井上，是一個『支那通』。）民國底新文學（澤田總清，國學院雜誌。）是對於胡適氏底文學改良芻議興起的白話文學的解說。和言語學史有關係的，有關於古代中國底吳語吳音（中村久四郎，大崎學報。）及中國語底言語學的研究（高畑彥次郎，藝文。）等。美術史工藝史工作史方面的述作，有對於東洋畫的一考察（金原省吾，祖國。）東洋畫底風景畫的傾向（月人，國文教育。）東洋畫底意向（同人，學苑。）王維及其延長（同人，同誌。）唐朝底繪畫（內藤湖南，佛教美術。）宋畫底傳神術與禪宗底肖像畫（譯村專太郎，禪之研究。）關於漢代獅子石像（米內山庸夫，支那。）關於北魏塔婆樣式底系統（足立康，國華。）關於龍門奉先寺底造像（松本文三郎，佛教美術。）關於直隸易縣底陶羅漢（原田淑人，考古學雜誌。）關於漢代騎射狩獵圖紋（同人，史林。）關於歐洲帶來的二三唐鏡（梅原末治，佛教美術。）中國古代底車制（矢島恭介，考古學雜誌。）等。傳記年譜之類，有六朝隋唐時代名僧護法戒賢玄奘底年代（宇井伯壽，現代佛教。）考證得護法是五三。——五六一，戒賢是五二九——五四六，玄奘是六〇〇——六六四。又對於勝軍，難陀，賢愛，安慧，德慧，陳那，清辯等諸僧，都考證得了他們底年代。

(696)

還有明文人李夢陽年譜略（鈴木虎雄，藝文。）最後，旅行記，這有孔子與現代中國（鹽谷温，斯文。）山東臨淄底漢代六朝底遺物（米內山庸夫，中央美術。）及訪齊之古都（同人，支那。）等。

附記：本文執筆時，狩野教授還厝紀念及高瀨教授還厝紀念的二十大支那學論叢，尙未見到，不能錄入，是遺憾的事。

怪 壁

匈牙利繆蓮女士著

晴暉譯

以前，以前，很久以前，一個善良的老人統治某國。是這國的人們選舉他來做自己的指導者及公有財產的管理人的。這國很富，貧窮而非辛苦不可的人一個也沒有。食物，衣服，烹飪的器具，以至其他一切兒重的玩具，皆保管於大建物中。這建物向着大街，爲的是誰都可以取出他要用的東西。要用東西的人，祇須在一張紙片上寫取了什麼，再寫上自己的名字投入函中就行的。

島的人們，誰都有着正當的思想，因為都知道公共的福利同時就是個人的福利，所以一切的人們都喜歡勞動。不應該的，多取東西的人一個也沒有的。倘若有想做這樣的事的，就連小孩子們都會輕蔑他。善良的老人無日無夜的操心怎樣去增加大家的幸福，時時同國中所有的賢人們商量。

可是，悲哀的日子終於來了。善良的老人就病床死了。他把各人叫到病床邊來，說。

「我們的國很富足。諸君也自由而且幸福。在我之後，望從諸君中選可以管理財產的男女。但是，希望注意不要令自私自利在諸君的心中潛生默長起來才好呵。」

於是他死了。

爲這非常賢苦地管理了財產的忠實的朋友，人人都服了七日七夜的喪。最後他們遂作選舉新指導者的準備。

(697)

正當人們齊集會議的大廳的時候，突然響來了蹄聲和車輪的軋聲。一駕黃金的馬車停於會場之前，從裏面跳出四年前留寓外國的善良老人的兒子。他身上裹着綢緞和天鵝絨，寶石在華美的衣服上輝耀，腰間掛着這平和國的居民從未見過的磨得鋒銳雪亮的劍。跟着他下車的，是一個做着狐一般的面孔，有着一雙猛獸的爪似的瘦手的老人。

善良老人的兒子受羣衆歡迎了。他是藉父親的餘蔭爲人們所愛而且信用了的。他跟着狐面的人走進會場，說。

「在我住過的外國被稱爲賢者中最大的賢者的我的朋友現在對諸君說話。他將會給諸君最好的辦法，請聽着罷。」

狐面的人在青年之前恭敬的一禮，說。

「國王呀，倘若你准許，我就演說給國王的人民。」

人們從未聞過國王這句話，因此都驚了。於是，一個剛能出席成年人會議的少年大聲叫道。

「我們不是國王的臣民，我們隸屬他人的理由在那裏？」

狐面瞪着這少年了。那青年——他的名叫休里克——用劍敲響會場的桌子，威嚇所有的人使之緘默。

狐面開始演說了。他說了很好聽的話，聽他的人儘管全不懂得也佩服他是個很有道理的人了。他說，「在本人的國中，是一個人支配一切的。但不像善良老人似的始終同衆人中最賢的人商量。因爲讓一個人祇依自己的意志來支配。這是對的。好像俗語說廚子多弄壞湯一

樣，聽人的意見反到會混亂，不知道做甚麼纔好呢。倘若信任在衆人中最賢明善良的人讓他依着他個人的意思去支配這是於衆人都有利益的。」

人們因爲一向聽的只是真實的事情，所以竟信用這狐面的話了。祇有剛纔所講的那少年叫道，「我們怎麼能夠知道那最賢明而且善良的人物呢？」

休里克大怒而且變了顏色。然而狐面却在他面前恭恭的一禮，答道。「其他還有比諸君自己選舉的善良老人的兒子優而賢明的人嗎？在我的國裏是子繼承父親的。」

他更繼續的說，花言巧語的談了許久，人們好好的受騙了，竟選定了休里克爲支配者了。於是休里克出來，宣誓自己要爲大家建設地上的樂園，會議就此告終了。

休里克不但好威風而且非常之貪婪。所有的人都能夠有同他一樣多的東西這是犯了他的忌諱的。他看見人們從配給所取來須用的東西便怒叫道。

「我的臣民如果與我共有，我爲王的價值在那裏？」
他同狐面的朋友商量了。

「用不着失望的。你所熱望的一切，同時也是教人們選舉你的朋友所希望的。我們在給所周圍做一道牆叫平民們不能伸出手來罷。」休里克不高興的反對說。

「那不行。我國的配給所正博着全世界的稱讚。看見貯在那裏的財富的旅人們統統在他們國中傳說我國的幸福。因此，倘若把那財富隱藏了，他們怕會說休里克是支配窮國的乞丐王呢。」

「不會隱藏了財富的，你請信任我罷。」狐面做着狡狴的笑臉說。於是，他閉居在休里克給他做住宅的大塔裏。三日三夜從塔昇起濃黃色的煙。狐面的立在煙氣濛濛的釜前，在煮奇怪的東西呢。然後他從本國叫了人來。叫來的人們在這城做了整整一夜的工作。

明早晨一個母親對她的小姑娘說。

「你的靴子破了。如果上學的時候雨透了進去是要感風邪的。你到井戶傍的靴子配給所去領一對結實的長靴，把我的名字寫在紙片上就行了。」

少女依着母親的話，走到靴子配給所，伸手去找美麗結實的靴子。但是，奇怪，她的手摸不到長靴，却觸着硬而冷的東西。她想在做夢嗎。眼前看着長靴，伸手去取時却觸着冷東西，長靴總是取不到。她吃驚，哭着回家把事的經過告訴她母親。

與這同樣的事情都發生於那天想取東西的所有的男女。晚上，休里克召集所有的人到城中的廣場，這樣說。

「汝等臣民以前過得過於幸福了。你們一向都是不做苦工而過快樂的生活。這種的情形是會墮落的。爲你們的國王的我，會用心於使你們精神健全的事情。我深知忍耐是有益精神的，所以教你們學忍耐之德。配給所今後做一道用甚麼都不能破壞的怪牆。對於你們的工作給與紙片，你們拿這紙片可以從配給所領東西。某物值一枚紙片，某物值十枚紙片。這樣，你們便不會像以前一樣因爲太大的幸福害了你們的精神，而我國的幸福也就增進了。」

休里克的身傍立着手拿拔身之劍的外國軍隊。人們一片兵器也沒有帶，因此默着了，但一個以前曾在會議時發言的少年叫道。

「我們的工作值幾枚紙片，物品值幾枚紙片怎麼樣定呢？」

於是，休里克怒叫道「物品是我的，權力是我的。我可以依我的意思定。」他示意給提着劍的外國人了。他們殺到這勇敢少年的跟前，用劍斫了他的頭。

休里克初時對於怪牆很滿足，沒想到拿物品來賺許多紙片的事情。可是狐面的就教乖他用物品能夠從產物少的，不怎麼勤勉的隣國取黃金來的事情。於是，休里克將物品輸出外國，比起在本國賣去的物品來竟有十五倍的賺頭。然而對於工人的報酬却一點也沒有增加。人們爲著得買生活必須品的紙片，非幹到半生半死不可了。

從前衆人舉出來的那善良老人會說，「扶育兒童的，是爲將來工作的人。這種的工作是極要緊的，無論給與幾厚的報酬決不爲過的。」從前非扶育小孩不可的女人即在家裏也可以領一切須用的東西的。可是現在已不止一兩個女人對她的丈夫說，「倘若我一星期內能夠做一枚紙片的工，小孩子們就不至光著腳了，我還是去作工罷，」了。

休里克怕多數的婦女都來做工了。因爲怕個個都買許多的物品，就不能多多的輸出隣國去。於是他規定對於婦女即使做同樣的工作給不到一半的報酬。後來又規定兒童儘管去作工，但在兒童，即同樣的工作仍不能給四分之一以上的酬報。然爲確實實行這規定的原故，他又提高每月物品的價值，結局竟高到七倍了。

因此，到此國來的旅客們歸國後已經可以說「休里克是乞丐的國民的王」了。爲甚麼呢？因爲人人都穿襤褸的衣服，眼眶下陷，雙頰窪削，手脚只剩骨頭了。可是旅客不來，輪到許多商人和國王來了。商人看堆滿着物品的倉庫，國王眺望休里克住着的閔麗的宮殿。

然而在窮人們看來，最可怕的却是奇怪的牆壁。將餓死的立刻看見很多的肴饌在鼻尖。將凍死的看見美好的毛皮。橫着衰弱的病體於腐藎之上的病人看見潔白的臥床。而弱小的兒童把臉帖近陳列美麗的玩具的怪牆，欲望與悲哀使淚紛紛落滿了小臉。

休里克在宮殿的窖庫積滿了由鄰國賺來的黃金。他成爲差不多同喜歡的人都不大說話的豪勢了。於是他迎鄰國的王女爲妃子，宣言王子生下來這就是繼承他爲王的。

然而人們沈淪到苦生活去了。他們以饑餓勞苦，一半是自暴自棄的心情，堆積貴重的物品到配給所的怪牆的裏面。可是想觸怪牆的一個也沒有。這原故是因爲從隣國來了長鬚白服的人，每週一回給人們說教，說怪壁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有加害牠的會永遠被咒的。因此，在現世已受着地獄之苦的窮人，更怕死後的第二地獄，祇有從遠方眺望那奇怪的牆壁罷了。休里克更叫來別的外國人。他們穿黑衣，戴黑帽子，每月一回向人們演說，奇怪的壁是神聖，加害牠的就是犯罪者。更宣言犯此者要上絞首台的。於是他們指休里克建在市場的漆黑的絞首台給大家看。

然而，倘若人們不確信那將他們從所有的物品遮斷的奇怪的牆是不能破壞的，那末，穿白衣者的威嚇，穿黑衣者的威嚇，恐怕都不能使他們恐怖罷。但是他們却想，甚麼事情都不能幹出來就在地上被絞殺了，死後還要被降到地獄裏去多麼沒有意思呢。於是，人們就只有饑寒困苦，弱小的兒童們，爲着貧窮的原故，像被雹打過的花一樣死去了。

某日，小孩子的一隊，走到大的食料配給所來。他們以非常饑餓似的眼窺看裏邊。他們

(704)

不消說是因爲想大吃一頓而眺望的了。正當其時休里克經過此地。狐面的穿此國最高的官吏的衣服，陪乘在他的車上。他笑着指那小孩們，說，「請看，奇怪的牆不是爲你做了很漂亮的事情嗎？」於是，休里克也一同笑了。

距今較早的事情，小孩子們在打石場玩耍。最小的小孩帶來美麗的圓石，爲着饑餓的原故放在口裏去舐。當休里克和狐面的笑餓着的小孩們時奇怪的事發生了。這石子從最小的小孩的口飛出轉到最大的小孩的腳邊，叫道，「在人類比石頭還要冷酷無道的地方，在石中也宿着人心，來助可憐的人們。小孩子呀，把我拿在手上擲那怪牆罷。」

石子是以非常的大聲叫喚的，工作歸來的一羣的人們，站着誠訓小孩說，「這樣的事做不得。不然會捱殺的。」

可是，在這時候，那小孩已把石拿在手上，儘力擲那怪壁了。

於是，發出悅耳的聲音，怪壁即紛紛地倒塌，卷麵包呀，香腸呀，種種有味的東西便轉落到小孩子們的腳邊。

現在，人們知道了將他們從須用的一切東西遮斷的怪壁被一個普通的石子打的粉碎的事。情於是大聲地喝彩了。在一日之中，怪壁差不多全被破壞，飢者飽食，穿襤褸者取衣服，病

人靜臥於白寢床之上。

人們再爲自己的主人。白衣黑衣的騙子被逐，那貪暴的，使所有的人不幸的休里克和狐而自己被爲人們而建的市場的絞首台絞殺了。

逍遙遊

林徽音

這是個明媚的初夏的傍晚，葉有融照例在秀山公園喝茶——在那逍遙遊的小小的露台上。這天他又看到了那全國婦女協會的委員，那揚子通信社的社長，那『首都之花』，郭碧君；而且是獨自來的，一個『扈從』都沒有，有融本來只看她做一朵『花』，祇想賞鑑；並沒有要採摘的意思。然而自從那天聽得了他一個熟人的話後，他的意思卻轉變了。

毛琴川，那熟人，是金陵日報的副刊編輯。那天他和葉有融一起在逍遙遊喝茶，適見郭碧君同了三四個青年在露台下走過，毛琴川便同她招呼了。

『哦，你認識她，』有融驚異似地說。

琴川喝了一口茶，瞟了有融一眼，說：『要我把她介紹給你嗎？只要你請吃一餐飯，我

(706)

就叫她來。」

聽到了那種得意的，而且有些不遜的口氣，有融自責話說得太隨便了。「不，請不必費心。」他幾乎用了同樣的口氣答道；「即使要認識她，我也會自己來。」

這天還是葉有融轉變意思後的第一次見到郭碧君。他正在想怎樣把自己去介紹給她——

「葉老爺！」

他轉過頭來一看是小鳳，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

「葉老爺，花寶玉要你去，」小鳳走來拉了他就走。

有融走下台階，見那里在兩張拚放着的方桌的周圍坐着花寶玉，大鳳——小鳳的姊姊——等六七個人。

「你怎麼一次都不到我那裏去，」花寶玉見有融坐定了便這樣責問他。

「我昨天也還想來哩，可是把你的號頭忘卻了。」

「誰信！誰不知你捧角都捧不過來，還會想到來看我！」

「捧角？」

「不是嗎？你不是夜夜上松風閣去嗎？」

「上松風閣，不錯；捧角，却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不知誰在孝子順孫般捧呂笑儂？算了，沒有就沒有，誰耐煩來同你爭辯？」

「好了好了——你們叫過點心沒有？」

「有什麼可吃的呢，」花寶玉還似有些憾意。

「小籠饅頭還不錯。」

在花寶玉和葉有融說話的時候，其餘的人並沒加入，只在彼此微笑，彼此耳語；現在聽得了叫點心，才「不要，不要，」地同時講起來了，而那已說了沒有什麼可吃的花寶玉却反在向她們勸進着。

吃了點心後，花寶玉向有融說：「老葉，我們要照相。」

「很好；這裏有照相的人。」

彷彿下了動員令似地，她們都打開了粉盒在粉着面，更其鼻端。

「老葉，你也來，」在她們排列的時候，花寶玉忽然叫道。

「你們照好了，我不照。」

「不要；你也來。」

「你們這樣照不好嗎——清一色的小姐們。」

「不要；你不來，我們也不照了，」好像她們的照相是出於有融的主動；有融呢，也好像怕她們真不照，就不自主地走了過去。

正在葉有融坐上假山石的時候，郭碧君又走過了；他見到她在笑着蔑視的笑。他却並不怎樣感到被蔑視，只想跳下來，走前去，去探索着她笑的究竟。可是他想雖這樣想，並沒真跳下來，只望了望花寶玉，而見到她也在笑着蔑視的笑。

「那種女人連我們姑娘都不如；時常吊着一羣一羣的男人。不要臉的，還要笑人家！」相照好了，花寶玉走近有融的身旁，又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罵給他聽。他不做聲。

「你今晚總好上我那兒去了？」花寶玉凝視着有融問道。

「唔。」

「幾點鐘？」

「唔。」

「問你幾點鐘去，怎麼「唔」！」

「哦，我還有一些事。」

「不去就不去，何苦扯謊！」

「我來是來的，只是怕遲一些——十一點鐘，好吧？」

花寶玉本來也住在葉有融所住的溫泉別墅，才在三四天前搬到了釣魚巷去。搬去了，有融還沒有去過，因為他以為在既想獲得而還沒有獲得碧君的以前，到花寶玉那裏去祇是個無可奈何而聊以自解的辦法。這對他彷彿是個冷嘲。然而他又不信自己竟是這樣。所以他已決定了不達目的便決不再到花寶玉那裏去。現在見她逼得緊，他便這樣含糊地答應了她。可是他一路在想的，是怎樣去看郭碧君。因此他一離了花寶玉們，就跳上了一輛車子，說了揚子通信社的地址。

到了，在他問郭碧君的時候，郭碧君自己顯現了。

「啊！葉，是你嗎！」她驚呼道。

「不錯，*Miss*郭，是我，」雖然他並沒有想到竟會這樣地無阻，却也並不怎樣驚異於她的直入。

「多 *romantic* 呀，你們剛才照的相！」

「是嗎？」

「你怎麼不同她們在一起？」

「她們有她們的事情去了。」

「你呢？」

「我也有我的。」

「你有什麼事呢？」

「就是來看你。」

「得咧，你不是早就想來看我的嗎，怎麼到了今天才來？」

「因為我今天才受到了你的蔑視。」

「受到了我的蔑視？」

「你剛才在公園中不是蔑視地笑着嗎？」

「我笑的嗎？我可自己都沒有覺到呢。」

「好危險呀，那自己也沒有覺到的笑。」

「誰危險，笑者呢，還是被笑者？」

「兩者都是。」

「那末，你來看我，倒不危險了嗎？」

「然而我並沒有說我怕危險。」

「就在這裏怪悶的，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飯好嗎？」

「人世間不再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我相信。」

他們到了「一枝春」。開了沿秦淮河的一室，點了菜後，碧君說：

「真的，你怎麼到了今天才來看我？」

「可是你怎麼知道我早就想來看你呢？」

「我怎能不知道呢，有了你那對洩漏秘密的眼睛？我還知道那天你在同琴川談論我，不是嗎？」

「你真太厲害了。——你同毛很熟吧，」碧君把「琴川」二字說得太流利了，便故意稱着毛。」

「至少沒有要稱毛」那麼生分，」柔軟地笑着。

「碧君！」

「可教的稚子。」

「碧君，在你的面前，我真成了一個「稚子」了，」說時已站在她的椅後，在撫摩着她的頭髮。

「你却有那樣多的姑娘呢，」她朝上了頭說。

「那裏是「我的」。」

「你做的是誰？」

「花寶玉。」

「就只她一個嗎？」

「就只她一個。」

「我們叫她來？」

「不要了。」

「你怕她？好，我來叫，」站起來到另一張桌上去取了一張局票和一枝筆。

有融也隨着走去取了一張請客票。「就用這個寫吧，」她從碧君那裏取過筆來寫了。

已上了兩個菜，到又上了兩個菜的時候，花寶玉來了。她揭簾看到了郭碧君想退出去，

可是已給葉有融叫住了。

「阿七，這位郭小姐很想見見你，所以她特地要我請了你來，」他說。

花寶玉已坐上了她的椅子，一副杯筷也已添了來，有融便給她斟了一杯酒。

「哦，剛才所見到的幾位中最漂亮的一位，」碧君恭維着。「葉先生說七小姐的「青衣」唱得很好，未知可以領教一個嗎？」

「今天嗓子不好，不能唱了，很是抱歉，」花寶玉無表情地說。

「真可惜，」碧君這樣說了，只是喝酒吃菜，不再說話。

花寶玉坐了一回就站了起來，而彷彿對自己似地說：「我還有幾個局要轉，先走了；請你們兩位多坐一回吧。」走到門前，她又旋回頭來對有融說，「你別忘了剛才的約。」

「什麼約，竟這樣地叮嚀着？」幾乎花寶玉出去的簾子還沒放下，碧君便問道。

「這，她要我明天陪她去看電影。」

「明天？哦，多遙遠呀！」

「碧君，你太可愛了。」

「我真聽厭了那一類的「話」。」

「討厭的碧君，」他把他的椅子退後了一些，拉了碧君來靠着自己而順勢用他的兩手抱在她的胸前。

「怎樣，有融？」她的兩只眼睛更是探問的。

有融的頭低下去輕輕答道：「然而，碧君，「我們」所有的是「今天」。」

觀火

梁遇春

獨自坐在火爐旁邊，靜靜地凝視面前瞬息萬變的火焰，細聽爐裏呼呼的聲音，心中是不專注在任何事物上面的，只是癡癡地望着爐火，說是懷一種惆悵的情緒，固然可以，說是感到了所有的希望全已幻滅，因而反現出恬然自安的心境，亦無不可。但是既未曾達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地步，免不了有許多零碎的思想來往心中，那些又都是和「火」有關的，所以把牠們集在「觀火」這個題目底下。

火的確是最可愛的東西。牠是單身漢的最好伴侶。寂寞的小房裏面，什麼東西都是這麼寂靜的，無生氣的，現出呆板板的神氣，惟一有活氣的東西就是這個無聊賴地踱來踱去的自

己。雖然是個甘於寂寞的人，可是也總覺得有點兒怪難過。這時若使有一爐活火，壁爐也好，站着有如廟裏菩薩的鐵爐也好，紅泥小火爐也好，你就會感到宇宙並不是那麼荒涼了。火焰的萬千形態正好和你心中古怪的想像攜手同舞，倘然你心中是枯乾到生不出什麼黃金幻夢，那麼體態輕盈的火焰可以給你許多暗示，使你自然而然地想入非非。她好像但丁神曲裏的引路神，拉着你的手，帶你去進荒誕的國土。人們只怕不會做夢，光剩下一顆枯焦的心兒，一片片地逐漸剝落。倘然還具有夢想的能力，不管做的是猙獰凶狠的噩夢，還是融融春光甜甜夢，那麼這些夢好比會化雨的雲兒，遲早總能滋潤你的心田。看書會使你做起夢來，聽你的密友細訴衷曲也會使你做夢，晨曦，雨聲，月光，舞影，枝頭好鳥的囀鳴，波紋，槳聲，山色，暮靄……都能勾起你的輕夢，但是我覺得火是最易點着輕夢的東西。我只要一走到火旁，立刻感到現實世界的重壓一一消失，自己浸在夢的空氣之中了。有許多回我拿着一本心愛的書到火旁慢讀，不一會兒，把書擱在一邊，却不轉睛地儘望着火。那時我覺得心愛的書還不如火這麼可喜。牠是一部活書。對着牠真好像看着一位大作家一字字地寫下他的傑作，我們站在一旁跟着讀去。火是一部無始無終，百讀不厭的書，你那回看到兩個形狀相同的火焰呢！拜倫說：「看到海而不發出讚美詞的人必定是個傻子。」我是個滄海曾經的人，對

於海却總是漠然地，這或者是因為我會暈船的緣故罷！我總不願自認爲傻子。但是我每回看到火，心中常想唱出讚美歌來。若使我們真有個來生，那麼我只願下世能夠做一個波斯人，他們是真真的智者，他們曉得拜火，

記得希臘有一位哲學家——大概是Zeno罷——跳到火山的口裏去，這種死法真是痛快，在希臘神話裏，火神(Hephaestus or Vulcan)是個跛子，他又是一個大藝術家。天上的宮殿同盔甲都是他一手包辦的。當我靠在爐旁時候，我常常期望有一個黑臉的跛子從煙裏衝出，而且我相信這位藝術家是沒有留了長頭髮同打一個大領結的。

在「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的廣告裏，我常碰到一個很奇妙的書名，那是唐南遮(D'Annunzio)的長篇小說「生命的火焰」(The Flame of Life)。唐南遮的著作我一字都未曾讀過，這本書也是從來沒有看過的，可是我極喜歡這個書名。「生命的火焰」這個名字是多麼含有詩意，真是簡潔地說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確是像一朵火焰，來去無踪，無時不是動着，忽然揚焰高飛，忽然銷沉將熄，最後煙消火滅，留下一點殘灰，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來了。我們的生活也該像火焰這樣無拘無束，順着自己的意志狂奔，纔會有生氣，有趣味。我們的精神真該如火焰一般地飄忽莫定，只受裏面的熱力的指揮，衝倒習俗，成見，道德種種

(717)

的藩籬，一直恣意幹去，任情飛舞，纔會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否則陰沉沉地，若存若亡地草草一世，也辜負了創世主叫我們投生的一番好意了。我們生活內一切值得寶貴的東西又都可以用火來打比。熱情如沸的戀愛，創造藝術的靈悟，虔誠的信仰，求知的欲望。都可以拿火來做象徵。Heracitus 真是絕等聰明的哲學家，他主張火是宇宙萬物之源。難怪得二千多年後的柏格森諸人對着他仍然是推崇備至。火是這麼可以做人生的象徵的，所以許多民間的傳說都把人的靈魂當做一團火。愛爾蘭人相信一個婦人若使夢見一點火花落在她口裏或者懷中，那麼她一定會懷孕，因為這是小孩的靈魂。希臘神話裏，Prometheus 做好了人後，親身到天上去偷些火下來，也是這種的意思。有些詩人心中有滿腔的熱情，靈魂之火太大了，倒把他自己燃燒成灰燼，短命的濟慈就是一個好例子。可惜我們心裏的火都太小了，有時甚至於使我們心靈感到寒戰，怎麼好呢？

我家鄉有一句土諺：「火燒屋好看，難為東家。」火燒屋的確是天下一個奇觀。無數的火舌越樑穿瓦，沿窗衝天地飛翔，弄得滿天通紅了，彷彿地球被擲到鎔爐裏去了，所以沒有人看了心中不會起種奇特的感覺。據說尼羅王因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個大城全燒了，他可說是知道享福的人，比我們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我每次聽到美國那裏的大森林着

(718)

火了，燃燒得一兩個月，我就怨自己命壞，沒有在哥倫比亞大學當學生，不然一定要告個病假，去觀光一下。

許多人沒有烟癮，抽了煙也不覺得什麼特別的舒服，却很喜歡抽煙，違了父母兄弟的勸告，常常抽煙，就是身上只剩一角小洋了，還要拿去買一盒烟抽，他們大概也是因為愛同火接近的緣故罷！最少，我自己是這樣的。所以我愛抽煙斗，因為一斗的火是比紙煙頭一點兒的火有味得多。有時沒有錢買煙，那麼拿一匣的洋火，一根根擦燃，也很可以解這火癮。

離開北方已經快兩年了，在南邊雖然冬天裏也生起火來，但是不像北方那樣一冬沒有燒過地燒着，所以我現在同火也沒有像在北方時那麼親熱了。回想到從前在北平時一塊兒烤火的幾位朋友，不免引起惆悵的心情，這篇文章就算做寄給他們的一封信罷！

十九年元旦試筆。

樵歌新跋

林語堂

衣萍先生：

好好的一本供人欣賞吟咏的樵歌，為什麼要做跋，又為什麼偏要叫我這對於詞學全屬

外行的人來做跋呢？却之生恐不恭，待要從命，又不願班門弄斧，況且已有邵西及疑古玄同先生各有三五千言的跋文，把詞韻應行推翻的理由，交代的清清楚楚，再寫下去，豈不成個贅瘤？無已，只得把我讀兩篇跋文後的感想，拉雜寫上，你若不嫌其爲畫蛇添足，就算做跋。樵歌跋，而非跋樵歌吧。

邵西先生跋文大旨，彷彿是說凡文體初興，起於民間，都是活躍靈動，等到流入「文人」手中，先就喪盡生氣，咄咄摹倣，再自釐定繩律，加上桎梏，斲傷性靈，謂爲能事，於是而這文體的元氣盡，精髓竭，他種的文體，遂復崛起於民間，取而代之，古來詩賦詞曲的演化，都是如此。雖然文學興衰，體裁迭出，據表現主義的批評家，不僅是這麼一回事，然而世上確有低能之徒，誤認形骸爲體魄，好作詩律韻律，強使詩人騷客就範，入他們的圈籠。中國文學的這種禍階，當然要算沈約（去矜作詞韻，還是玩弄他沈家的古董。）其實詩人騷客，應酬的詞章不算外，若是有感而作，觸動靈機，信手拈來，水到渠成，何曾噴什麼詞，押什麼韻？在項羽唱他的垓下歌，劉邦唱他的大風歌時，他只是表現當日感慨，何曾是什麼七言詩？騷人墨客，若是有點創作的感興，而不僅是騷人墨客，便要常對於這些格律不敬，湯臨川所謂「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須唱的曲調且如此，餘更可知。

(720)

所以高才詩人如太白與樂天，都不能確守沈韻，上當的還是那些限韻題詩的無知士女。就算李白借用陽韻，做一篇『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的秋浦歌，陽韻又與『白髮三千丈』之句何涉？唐人以詩取士，頒行成式，這是以功令籠絡文人，文人爲求功名，想顯進，屈就功名，做轅下駒，又與文學何干？至於詞，既爲詩餘，又沒有功令仕進的關係，又是比較接近白話，當然只好隨時代與地域之不同，任其自然，惟以音韻之和諧爲主，不必說學宋本是低能，就是找到有宋『名家』的真作，仍舊要發見之佳通用，物質雜出。我們若丟開場屋時文之名舉業的見地，自然應認無拘束的音韻和諧爲詩詞的本然，而視拘泥守古的韻書爲文學橫受政治勢力干涉的變相。

像朱希真這麼一個跌宕曠逸的詩人，自然要更把詩韻，不肯放在眼內。你想唱着『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更安排，領取而今現在』的詩人，對於一東二冬，也肯顧到多少嗎？你看他老先生過了『飢蚊餓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夢？』時，還是持那無爲主義，『被我不屬不捉，廓然總是虛空。寺鐘宮角任西東，別弄些兒骨董』，還能管到些不關痛癢非蚊非蚤的，與語言不合的韻腳嗎？所以他說『莫聽古人閒語話，終歸失馬亡羊。自家腸肚自端詳，一齊都打碎，放出大圓光。』大概他對世事

如此，對於作詩功夫，也是如此看法。倘是端詳的音韻和諧，自是暢適，若要古韻與方言音節有牴觸之處，總也不出於『打碎』之之一道。

再說到三系附聲(穿鼻的ng，抵齶的N，閉口的M)的演變，據我看來，何只是有宋以後的一段故事。樵歌時把數韻合併，算不得什麼希奇。M音的在方言中與N ng併合混用，不但「古已有之」而已，簡直是古而又古，上溯三代了，鼻音讀得不正也沒有賽過我孔老夫子。三百篇中，以M與N ng混用的幾篇除了秦風豳風各一篇外，都是大雅西周的詩，至於孔子用韻傳易，一場糊塗，N ng在混，M ng並押，與今日江浙人相上下。屈原也是有名的傲視M音黨徒，朱希真若要援古為證，正是說來話長。我且舉三百篇中ng，M互韻的例：

(秦風) 小戎：以參韻中

又：以音韻膺弓膝輿

又：以騶韻中

(豳風) 七月：以陰韻冲

(大雅) 公劉，以飲韻宗

(大雅) 蕩：以謀韻終

樵歌新跋

四一

(大雅) 大明：以林心韻興

(大雅) 雲漢：以臨韻蟲宮宗躬

(大雅) 魯頌閟宮：以綾韻崩騰朋陵弓增寺

(大雅) 商頌殷武：以監嚴濫韻遑

這些誰也不能不承認是三百篇中最古的一部分，可見秦函西周，（今之甘肅）早有不大有斂唇的方音，不待今人才把『林』先生念爲 *Lin* 式 *Ling* 了。

至於孔老贊易，無奇不有，於良以心韻躬正終，於比以禽韻中終，於恆以深禽韻中容終，於屯以禽韻窮。又於屯以民韻正，於革以信韻正，於節以成韻民，於觀以賓民韻平。還有更加放誕的例，如乾以元天形成天命貞甯爲韻，於坤以元生天爲韻，於訟以中成正淵爲韻，於大畜以正賢天爲韻。在這些點上的放誕。恐怕連朱希真徐志摩都趕不上孔老先生了。

據我所知，M音在秦隴方音消滅以外，鼻音的轉變，在齊魯陳宋也確有其事，陳宋相聲讀和（姓韓轉爲姓何），齊人言殷如衣，這大概早已如玄同先生所謂法文音讀法了，也不必俟之將來。在字的通假上，人名地名的互異，也可以決言古時方音不能對於MNng十分謹嚴，如古以曾爲營，以朋爲鳳，戴勝之爲戴質，仍叔之爲任叔，荏菽之爲戎叔，甘蠅之爲更羸，

垂隴之爲垂斂，濫水之爲隴水，這些都是周秦西漢的音變實據。樵歌的作者，真可以不管這些蚊蚤，不扇不捉，高枕無憂了，只累了我們一些不會作詩的三位骨董同志，來替他扇蚊捉蚤，想起來着實無聊。

弟語堂十八，十月，廿八。

隨感錄

四，「窮愁的自傳」中的「新興」的色彩

青見

在「蛻變了的」而且要「努力國內新興文學運動」的現代小說，第三卷第二期中，我讀到葉靈鳳先生的長篇創作，窮愁的自傳；雖然因爲只有十一頁，而且「待續」，頗使人悵悵，但是我已經頗爲滿足——夠了！

我們的偉大的時代（似乎）是進展了，跟着時代的進展，在所謂「文壇」者之上也有過一番變動。據這變動的空氣告訴我們：魯迅先生「躲在紹興酒罈子後面」寫的吶喊已經「沒落」了（雖然銷到了據說是「8000」的數目，頗使漂亮的藝術家們眼紅。）「窮愁抑鬱的所謂徘徊歧途的『自我表現』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文壇是充滿了新鮮（！）的氣息的，處處是「新

(723)

(7.4)

興，「新興」，「新興」！但是，到底，「新興文學運動」的「努力」的成績是什麼呢？——窮愁的自傳，無論如何，「窮」也好，「愁」也好，「自傳」也好，據我想，必然是一篇「新興文學」的作品；因為，偉大的時代猛進不已，決不會再有如阿Q正傳的「過去」的「傳」了，並且，何況這是載在「蛻變了的」而且要「努力國內新興文學運動」的現代小說上的呢？雖然這只是十一頁的一個開端，足以證明我的理想一點也不錯！——那是充滿了新鮮的氣息，「新興」的呀！

空口無憑，舉例為證。為公諸關心「新興文學」的朋友們起見，不惜犧牲了時間與篇幅。

「照着老例，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頁到露台上去大便。」（頁六六）——自然，吶喊的作者已經「沒落」了，那麼吶喊也會遭劫的。雖然『魏日青』窮愁的自傳的主人公，是否就是作者，不必去考證了（先生以「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買來的」本意，或者是要看以下的，終以其不革命，拿來大便了！大便不用手紙，而用吶喊的書頁，「新興」的色彩喲！我想起曾印在『戈壁』中的葉先生的一幅傑作「魯迅先生」來了！在文章中這樣的輕輕的寫上一筆，與畫「魯迅先生」而特別注意「oooo」，不無同樣的心理吧？——這樣的寫，是表示『魏日青』先生是「新興」的青年呢，是表示吶喊的用途不過如此呢，是表示淺薄的「嫉妬」心呢？啊，我想起來了，這也許是效法於吳稚暉先生把四書五經線

裝書扔到毛廁坑的！

「我的身上果真沒有媛的(?)顏色嗎？我知道我此刻若將身向馬路上一橫，我的內部蘊涵着的『赤色』立刻便會暴露出來的。」(頁七三)——不必再疏說了；惟恐不革命的讀者會疑心到『魏日青』先生只會畫『?』號，於是『果真』，『若將』，『立刻』的說一句，於是『新興』的色彩倍加濃厚了！

「……高聳着的帝國主義豺狼虎豹的領事館，飄揚着向被壓迫階級示威的戰旗，外白渡橋像古代巨獸的遺骸一般的任着無數的蛆虫在牠的骨骼裏爬動，黃浦江中不時傳來浮水獸的吼聲。遠過去是幾家與窮人絕對無份的大百貨商店的屋頂……」(頁七四)——在『領事館』，『戰(國?)旗』，『浮水獸』上，以及同樣的名詞之上，加上一大串飽含Progranda的意味的形容詞是『新興』的色彩的表示！

「橋影河光，市聲車跡，這是詩人憧憬都市之美的地方，這不是袋裏只有十二個銅元的我的流連之處。」(頁七五)——這是對的；但是，『魏日青』先生終於『留連』了，於是會說出『橋影河光，市聲車跡』的『詩人』的口吻的話來。穿了西裝在咖啡店中高談『獲得』之類的事，本『古已有之』的啊！

(725)

不再抄了。再說一句；窮愁的自傳是「新興文學」的作品！由以上數點就可以充分的證明。在我自己，已經頗為滿足——夠了。

十二月十六日午，津市。

五，新的啓示

木天

兩個禮拜前，廣州某影戲院開映「浮士德」的廣告登出來了。也不知是我沒有眼福抑或哥德底不幸，竟被教育局關懷世道人心的先生們下令禁演了。禁演的理由是：「該片帶有宣傳宗教色彩：」哥德是宗教家嗎？不然他爲什麼花費了畢生的光陰來作這宣傳宗教的勾當？真是「居心叵測」了。若不是教育局先生們的關心，哼！這革命的策源地，早渲染上宗教的色彩吧？

講到這裏，我發現了新的啓示：在廣州——除了熱鬧的大街上，誰家的門牆上沒有敬神的器皿和神像呢？那一處寺廟裏不是往來着善男信女呢？那一處浸會堂的禮拜日不是滿坐着中國式的上帝底兒女呢？明眼的先生們！怎麼又啞口無言呢？

「這是信教自由呀！」法律家這樣說：

啊！這矛盾的調和是人生的真義呀！這是新的啓示！

六，古巴的復古運動

刈刺

昨天接得重慶的筠弟一封信，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我們學校（川東聯合師範）本期自××來校後，古風之氣日上；近日更有所謂古文競賽以作復古運動之前驅，出一題爲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義志之於道，高榜之日，竟有八十餘人榮列，我等以「膚淺瘡瘤」（××評語）之白話爲文，名落深山，自意料中事。更有奇者，當金榜高發之日，在學校高巍森嚴的禮堂之前，懸着帘布大小的朱紅色紙數幅，上書：「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劉，川東道道尹劉川師校校長甘會同攷取×××最優等×名，即日高昇」繼之以鞭炮之聲，響徹雲際，全校鼎沸；一般青衣校役，奔忙於高中老爺之宅，「道喜！」之聲，不絕於耳。如置身於科舉時代喜氣盈門之高中官兒府邸然……』

這並不是一個奇蹟，在我們貴省——四川。書此不過示吾巴山古色古香，足以誇耀於世也。

十二月江灣。

(727)